

學 詩



詩

學

亞里士多德著
天 藍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 上 海

文 藝 理 論
詩 學

P O E T I C S

原 著 者 Aristotle

翻 譯 者 天 藍

《本書根據 [萬人叢書] 英譯本轉譯》

*
* *

有 版 權

1953年3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4000冊

書號 (412) [1148] 定價 ¥ 3,7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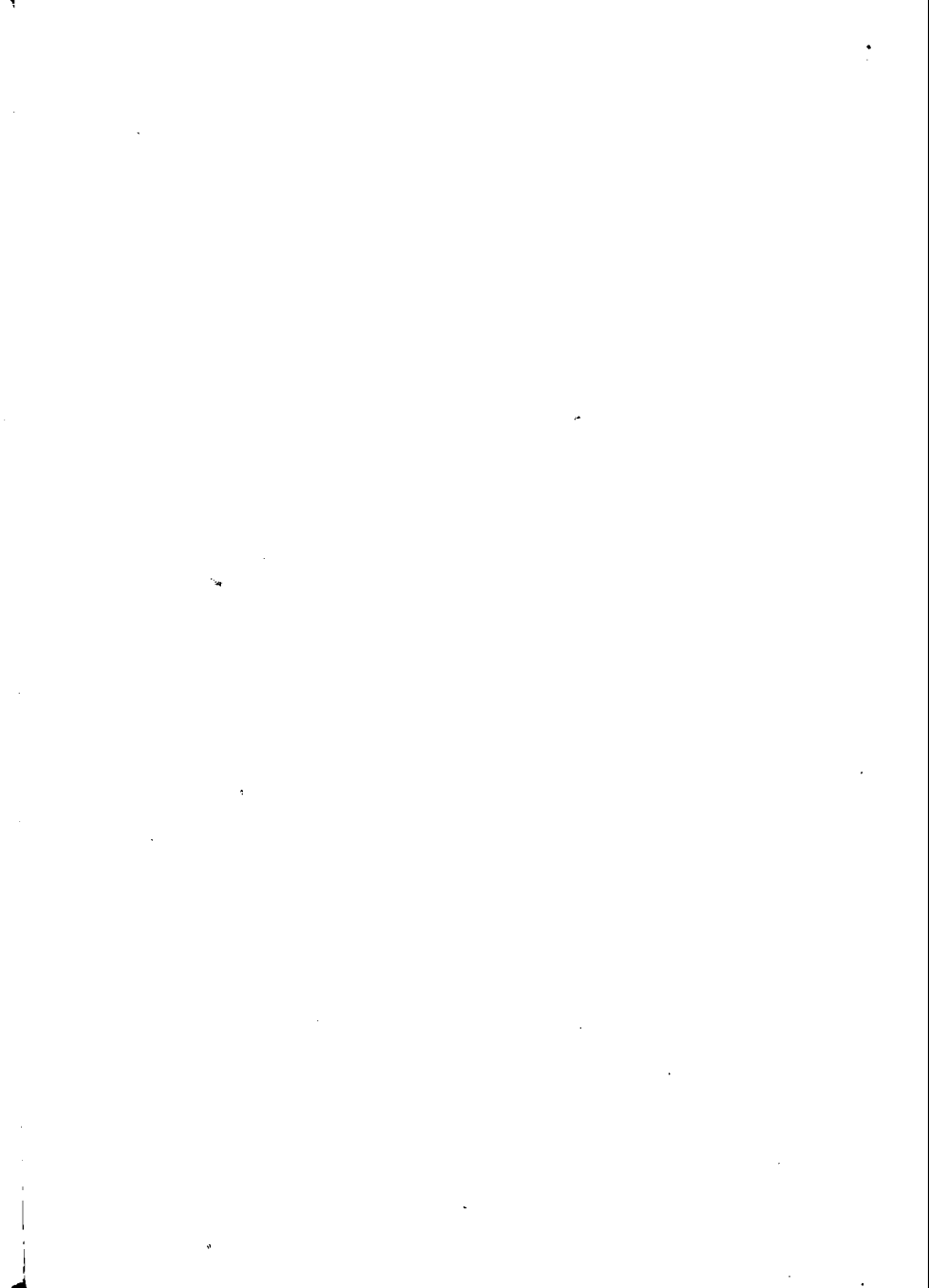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目次

第一篇	詩和詩底主要種類底一般的和比較的看法	一
第二篇	關於悲劇	一五
第三篇	關於史詩	六一
第四篇	關於批評的駁議和解答駁議的原則	七一
第五篇	關於悲劇之優於史詩	八五
後記		九一

第一篇

詩和詩底主要種類底一般的比較的看法



緒論

我的目的是論述一般的詩和它的幾種種類，探究它們每一種類特定的效果——什麼樣的故事底結構或計劃對於好的詩才是本質地重要的——每一種類包括些什麼樣的和多少的部分；至於其它屬於同一題目內的东西，那我將依照它們自身極其自然地呈現出來的次序加以討論。

一

史詩、悲劇、喜劇、頌神詩、以及大部分笛子和絃琴底樂曲——所有這些，從它們最一般的觀點看來，都是模倣；可是，又從三方面，按照它們模倣底不同的手段，不同

的對象，或不同的方式互相區別開來。

二

因爲人們，有的通過藝術，又有的通過習慣，用顏色、形體和聲音來模倣各樣的對象，所以，從上面說過的各種藝術看來，節奏、字句和曲調便是各種不同的手段，人們將它們單獨地或各樣聯合地來使用，以製作他們的模倣。

例如：笛子、絃琴、以及任何其它能够產生類似效果的樂器——如吹管和洞簫——底模倣裏面，只有曲調和節奏才被使用。舞蹈底模倣裏面，只有節奏，沒有曲調；因爲有的舞蹈者運用節奏於姿勢來表現各種性格、情感和行動。

Epipoesia ● 單獨用語文模倣，或用韻文模倣：那韻文底製作許是用各種不同的格律，又許是遵照現行的通例，限於單用某一種格律。因爲不是這樣，我們便沒有一個

一般的名稱來概括蘇弗朗和辛拉庫斯底滑稽戲，以及蘇格拉底底對話；又或者那可以傳達模倣底史詩種類底短長格、輓歌格、或其它格律底詩篇。事實上，詩和韻文製作這方面的習慣已經定名了某些人爲輓歌詩人，卽輓歌格詩底製作者；某些人爲史詩詩人，卽六步格詩底製作者；這樣地，詩人底區別便不是按照他們模倣底性質，而只是看他們所用的格律了。因之甚至那些應用韻文寫作醫藥論文或自然哲學的人們也都稱之爲詩人；可是，荷馬和恩皮多克利斯之間，除他們的格律而外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前者應公允地得着詩人底稱號，而後者，與其叫做詩人，還不如叫他做自然學家。

所以，同樣地，卽使任何人併用各種格律來傳達他們的模倣，像克里芒併用所有韻文底格律而作成的「人頭馬」那樣，那也不能立即就歸結說，只要爲了這個緣故，他就該冠以詩人底稱號。但是關於這點，算是够了。

再有其他種類底詩，利用所有的模倣底手段：節奏、曲調和詩句，這樣的有頌神詩、分節讚詩、悲劇和喜劇；而它們的區別則在於有的是各種手段一起同用，有的則是分開單獨來用。而這些便是各種藝術在它們模倣底手段這方面的區別。

但是，模倣底對象既是人們底行動，而這些人們又必然是好的或壞的（個性主要地依靠着這點；因為一切人底性格都極明顯地標識着善與惡），所以我們表現人只能比實際的人更好，或是更壞，或是恰好和他們原來一樣；正如同在繪畫上，波里格洛杜斯底畫總是高出於一般的自然底水平；包孫底低一些；台阿尼修士底則忠實地肖似。

現在很明白了，上面說到過的每一種模倣都允許有這些區別，而正因為模倣底對象在這方面有區別，所以又成爲不同種類底模倣。舞蹈底情形可以是這樣；笛子絃琴底樂曲底情形可以是這樣；僅用語文或韻文，不用曲調或節奏的詩也可以是這樣；就這樣地，荷馬描寫的人比實際的人高些；克雷阿峯描寫底人和實際的人一樣；莎夏人海吉芒，那遊戲詩文底發明者，和尼可卡勒斯，那「德立阿德」底作者，他們描寫的人比實際的人壞些。

再頌神詩和分節讚詩底情形也可以是這樣：它們模倣底不同可以像第莫修士底

「波斯人」和費洛克西路斯底「獨眼巨人」一樣地不同。

悲劇和喜劇也是由同樣的情形來區別的：喜劇底目的在於將我們所看見的人表
現得更壞些，悲劇的，則更好些。

四

這裏餘下來的是第三種區別——即用以模倣這些對象中每一對象的方式底區別。因為詩人，在模倣同一對象和用同一手段時，許是用敘述模倣——而這又許是裝扮別的角色，像荷馬那樣，許是自身敘述，通篇不變——或者，他也許將他所有的角色都真實地呈現出來，而利用行動的本身來模倣。

這些，那麼，便是三方面的不同，如同我開頭所說過的，所有的模倣都是因為它們而區別開來：即是那些手段、對象和方式底不同；所以，索福克雷斯，一方面是和荷馬同一種類的模倣者，他們都把高超的人物作為對象；另一方面，又是和亞里斯托芬尼同一種類的模倣者，因為他們都用行動作為模倣底方法；有些人說，這就是將戲劇

(即行動)這名詞用給這類詩篇的由來。根據這種情形，多利亞人聲稱悲劇和喜劇二者都是他們的發明。因為喜劇，麥加利人說是他們的；希臘底麥加利人爭說，喜劇發源於他們的平民政治，西西里底麥加利人也爭說，他們的詩人依皮卡牧斯遠生在鏘尼得斯和麥格勒斯之前；而悲劇也一樣，有些白洛半尼修司半島底多利亞人說是他們的。爲了堅持這些所有權底聲明，他們從字眼的本身上來辯論。他們確說，多利亞人說鄉村是 *Como*，雅典人則是 *demos*；而喜劇家 (*comedians*) 之被稱爲喜劇家，並不是由於 *comazein* (宴樂) 而來，而是由於那些喜劇家在未得城市底容許前遊蕩於 *comai* (許多鄉村) 之間而來。他們還進一步說，他們表現做或作的字是 *dran*；而雅典人卻是 *pratein*。

而這許多便是關於模倣底區別——究竟有多少和一些什麼樣的區別。

五

詩一般好像是起源於兩個原因，每一個原因都是屬於自然的。

(一) 模倣，是人從嬰孩時起便有的本能。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是因為這點；他是所有的動物中最善於模倣的，同時通過這種本能，他獲得他最初的教育。所有的人一樣，自然地從模倣中得着愉快。這點，在我們觀賞藝術作品的經驗中，是很明顯的；因為在那些作品裏面，我們靜觀着而又感覺着愉快，而且感覺着更大的愉快，如果它們被模倣的更為正確，像有的對象，要是真的，我們看了是不能不感覺得難受的；譬如那些最劣等的最討厭的動物底形體、死屍等等便是這樣。關於這點的理由是，學習是一種自然的愉快，它並不僅限於哲學家們，而是為一切的人們所共有的；差別只在於這點，衆人享受的愉快不過較比倏忽而簡略罷了。這樣地，他們從一幅畫上得着的愉快便是：在看畫時，他們認識、他們推論、他們發現每一個對象是些什麼；譬如，這就是某一個特殊的人等等。如果我們假設那被再現的對象是觀衆從不會見過的事物，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愉快就不會產生於這模倣，而是產生於技巧、色彩、或者別的這一類的原因。

模倣，對於我們既是這樣自然的事，而其次，曲調和節奏也是自然的（至於格律，它很明顯地是節奏底一種），於是有的生來這些偏好最強的人，便自然而然地引向粗

糙和臨時吟詠底嘗試，這種嘗試，漸漸地改善，乃產生詩。

六

而這種詩，又依照它的作者底不同的性格，自然地分成兩種不同的種類。那些具有莊嚴高尚精神的人替他們的模倣倣倣選擇高超人物底行動和遭際；而那些具有較為輕快精神的詩人便再現那些醜惡可鄙的人物底行動和遭際。而這便是原來的諷刺詩，正如同前者之爲聖歌和頌詩。

關於較爲輕快的那一種，荷馬年代以前的作品已經找不到了，雖然許多這樣的作品是絕對可能地有過的；但是從荷馬年代起，我們是有了；像他的「馬吉特斯」和別的這一類底詩便是，抑揚格被引用爲最切合於它的音調；而因此，事實上才有抑揚格底名稱，因爲這正是他們用以互相 iambize（嘲諷）的音調。

那些老的詩人便是這樣地分成兩類的：有的寫作英雄格的詩，有的寫作抑揚格的詩。

同時，正像在莊嚴的那一種上，只有荷馬一人才配得上詩人底稱號（這不單是估計他別的許多優點，而且也看他模倣中的戲劇的精神）；同樣，他也是首先提示喜劇觀念的人，他將嘲諷代替諷罵，又將嘲諷配上戲劇的形式；譬如他的「馬吉特斯」便類似喜劇，如同他的「依里亞德」和「奧逸賽」類似悲劇一樣。然而，當着悲劇和喜劇一旦出現以後，繼起的詩人，便各各依照自己的才氣，將自己分屬於這種或那種新的種類；較為輕快的一種，以其為抑揚格詩人，一變而為喜劇詩人；較為莊嚴的一種，以其為英雄格詩人，一變而為悲劇詩人；而這是由於對於它的後期形式更優越的尊崇和最高的估價而來的。

至於悲劇底各個組成部分，在現在是否得着了最大的儘可能的改進，無論從它的本身來看或是相對地從舞台來看，都不是這裏所要討論的問題。

七

悲劇和喜劇二者既然都是從一種粗糙的和臨時吟詠的情況中產生的——前者由

於頌神聖詩，後者由於現在許多城市仍舊流行的陽物讚歌——他們各自都因不斷的顯著的改善而漸漸進到完美的境界。

悲劇，經過各種改變後，終於達到它特定的形式底完成。愛斯庫若斯首先增加第二個演員；又減縮合唱隊，使對話成爲悲劇底主要部分。索福克雷斯將演員增加到三名，再又添設彩畫佈景底裝置。不久以前，悲劇才拋去簡短的故事和色弟利劇[●]來源的滑稽的語言，因而獲得它特定的度量 and 尊嚴。抑揚格開始被採用了：因爲原先用的抑揚四步格是更爲適合於當時詩底色弟利劇的和舞蹈的性質的；但是對話形成以後，自然本身便指出了那適合的格律。一切的格律中，抑揚格是最近於通俗語言的；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即我們平常的談話總經常用上抑揚格的語句，很少用六步格的語句，除非我們離開平常言語底聲調。插曲，也增加了好幾倍，同時戲劇底任何其它部分也都相繼有所改進和修飾。

● 色弟利劇爲希臘戲劇底一種。色弟利原義爲馬面人身的山神，演戲的合唱歌隊即由假扮馬面人身的演員組成。——中譯者註

可是關於這點，就算是够了；至於詳細的討論恐怕需要相當長的文章。

八

喜劇，前面已經講過，是一種關於壞人物底模倣；壞，不是說任何種底兇惡，只不過是說那種可笑的罷了，譬如卑鄙或殘廢那一類便是；因為它可以界說為一種既不痛苦亦不破壞的錯處或缺陷。一副可笑的臉孔，比方說，只是某種醜陋或彎扭的東西，但是並不使人痛苦。

悲劇底連續改進，以及那些改進的作者，都沒有逃出我們的知識以外；可是那些關於喜劇的，從開始我們就沒有好好地注意，現在仍然是很少了解。因為直到最近喜劇才得着長官底認可並用公費出演；它開頭只是作私人的和自願的表演而已。真的，從喜劇開始獲有某種程度底形式那時起，喜劇詩人才被記錄下來；但是誰開始引用面具，或開場白，或誰增加演員底數目——這些和其它同樣的許多小事都不知道。

依皮卡牧斯和伏密斯是首先發明喜劇故事底人。因此，這一改進起源於西西里。